文史春秋

沈尹默曾编辑的《新青年》

王涛

中华新文明的创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中国遭遇文明困境、国家困境和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

新文化运动在点燃五四运动之后，必将在中国酝酿出新的文明。

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将屈辱签约的消息传入北大，北京爆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主题的五四运动，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被公认为是五四运动的司令部。五四运动以来，许多当事者和旁观者有大量的回忆，政学两界也大有论述。文艺史研究专家张耀杰在《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一书中所做的有关结论，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如果没有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周作人、周树人、刘文典、朱希祖、沈兼士、张慰慈、王星拱、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之所以说“比较认同”，是因为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与蔡元培、陈独秀、毛泽东、梁漱溟等人的看法近似，但其第一个“随之而来”一语中，对《新青年》同人出场先后及其影响的表述不甚精准明了，《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还有遗漏；在其第二个“随之而来”这句话中，对中国发展判断尚缺坚定的自信。

《新青年》深刻影响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深刻影响了《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李大钊就已针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发表《庶民的胜利》，庆祝“全世界的庶民”的胜利。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就在这一期和沈尹默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刊发，该著作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亢慕义斋”，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促使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理论在中国得到更深入传播。

作为《新青年》创办者和同人主编的核心、“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决意采取“直接行动”，在6月11日因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9月16日被李大钊、胡适等友人营救出狱。1919年10月5日，陈独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中开会：商定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独自编辑《新青年》。

1920年2月，陈独秀面临再次被捕。经沈尹默昆仲设法通风报信脱险后，李大钊雇骡车陪伴掩护其返沪。高一涵曾著文称，就是在这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此时陈李二人认定：国事势危，民不聊生，要“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唯有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创建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创立新国家、创造新文明、创建新社会。因陈独秀返沪，《新青年》自第七卷第四号（1920年3月）起，改在上海编辑出版。20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2020年8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9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学术文艺气息的淡化，引起胡适等部分同人不满，因此同人投稿大为减少。“《新青年》第九卷虽然政治色彩更为鲜明，但仍然刊登了北京同人的来稿，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诗歌，鲁迅的小说《故乡》。”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因随时可能被封禁，只好改为季刊或不定期刊出版。

《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25日出版“世界革命号”终刊，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共出版月刊9卷，出版季刊4期、不定期5号，共出63期。

一本杂志，一所大学，一批师生，唤醒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也唤醒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扭转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命运。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新青年》同人编辑和经历者，沈尹默先生晚年在《回忆五四》的工笔小楷手迹中，留下这样的评语：“五四的确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并说五四运动使自己“以前像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沈尹默先生又赋杂诗一首，阐述对当时一些人和事的看法。

五四运动四十年纪念日杂感

会贤堂上闲风月，占断人间百十年。一但赵家楼着火，星星火种变烧天。巧言惑众者谁子，庸妄名流误国家。不愿反帝反封建，却谈五鬼闹中华。

当日青年色色新，打孔家店骂陈人，乌烟瘴气终须扫，但恨从来欠认真。无头学问昔曾嗤，厚古崇洋等失宜，可畏后生尤可爱，不应弟子不如师。成毁纷纭四十年，史编五四要增删。不是中国共产党，看谁重整好河山。

今天看来，《新青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并非尽善尽美，但其最大历史功绩是再造了一个“青春中国”。一百年前，《新青年》所拥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当时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已是英姿勃发；所孕育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被五四一辈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如今正方兴未艾。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最后写到：“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彻底克服。

等闲识得东风面，赤县神州满园春。今天，我们研究《新青年》，不仅是为了纪念先驱，更是为了守正创新，为了完成《新青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未尽事业，努力创造中华新的文明。（下）

知往鉴今

我的“武林志”

刘全军

我年少时熟读《水浒传》《三侠五义》之类的侠义历史小说，对侠客高超的武艺和流芳的骨气格外倾慕，加之受电影《少林寺》的影响，就连我的家乡紫阳瓦房店这个偏远小镇也掀起了武术热，开始了我的“武林志”梦想。

小镇真正懂武术的人是没有的，只有一位姓梁的中年人会耍几套拳路，被人尊称为“梁师”，欲投他门下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他只收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是我表兄。他们每天晚上在戏台前那个院子里练武，眼羡不已。一年后，梁师父突然消失在小镇人们的视线里，表兄摇身一变成小镇青少年追捧的“武林高手”，开始敞开收徒。每天晚上跟着他一伙到学校的操场练习，从步型、压腿等基本功练起，然后开始学拳术套路。表兄也只学了小洪拳，但要用于实战还需在功夫外勤学苦练。我那时幼稚地以为，只要会几招拳术套路，就可以像电影和电视剧中人物打斗场面一样，一招一式就能把对手搞定。其实不然，每次遇见年长一点的或是壮实一些的青年人调谑，便大喝一声亮出招式，毅然决然地出手，往往都是让人揍得鼻青脸肿，大败而归。

初中毕业那一年，面临中考，父母管束得严厉，再也不敢跟学武，便把主要心思放在学习上，闲了的时候依然还是跑出去跟几个要好伙伴在一起练习基本功。有天晚上，我们在操场练习的时候，来了一个青年汉子也在练拳。小镇上的人基本都认得，知道他姓张，当兵转业回家乡不久。他爽快地答应教我们“军体拳”，并郑重地嘱咐我们，练习这种拳术，只能适用于增强体质和防身自卫，且不可与人打架斗狠。“军体拳”的套路易学易懂，活动量大，让人精神振奋，非常符合我们这伙初生牛犊的心愿。一个月以后，他参加了工作，与我们也没往来，但我们在心底一直是尊他为师的。

考上高中后，我离家到30里外的高桥中学读书。那时候虽然没有校园欺凌一说，但校内外尚武之风盛行，好像人人都陷入江湖，缺乏安全感，做梦都梦见被人追打。我喜欢独处，课外大多时间都钻进学校图书室，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书刊，加上营养不良，人枯瘦如柴，越发呆板内向。一日到食堂排队打饭，几个蛮横学生在前面插队，我嘀咕了一声，就惹来漫骂，见对方人多势众，只好忍气吞声，免得吃眼前亏。

学校的操场很大，边上一字排开长着整齐的柏杨，一条小河绕着操场日夜流淌。我坚持早晚练习，也有习武的人在施展拳脚，挥舞着棍棒，不时传出“嗬哈”声。时间一长，大家伙由不认识到认识，像我这样一招一式能像样打一套拳法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格外稀奇。我也有意建立一个“朋友圈”，开始是几人，后来发展到十几人，成为校园最大的群。我们从不以强凌弱，遇上学校举办大型活动，我们登台亮相表演武术，成为活动最大的看点。因为相安无事，又没生出祸端，学校对我们也是佯装不知，生活和学习一如既往地平静安定。临近毕业冲刺高考那段时间，紧张的学习击碎了我们的武术情怀，尽管大家都缺乏信心和底气，但还是竭尽全力一搏，操场上再也不见“武林风”，只见手捧书本的学子，或倚靠在柏杨树下，或坐在操场边，全神贯注地学习劲儿连风都不忍去打扰……

光阴如逝水，岁月催人老，当年的“武林”梦中人如今都已进入知天命的年纪，在岁月流逝和沉淀中走过人生风景。现在回想起年少时的习武情景依然悦动在心间，一点也不觉得幼稚轻狂，一点也不觉得迷惑茫然，相反，正是年少时追逐的“武林志”梦想，赋予了我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宽容的品质，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从容不迫地安然前行，用最多的梦想坦然面对未来。

注事并不如烟

母亲坟前的谎言

夏崇庆

母亲过世第三天，我们，也就是母亲的后人们，从各自的家里，汇集到母亲的坟前，或者是母亲的另一处寓所。铲铲篮端手捧，为母亲的新坟添添土。把簇拥一圈的花圈扶扶正。然后，我们点燃桑木，围火而聚。火苗呼呼作响，就像母亲见我们回家，颠着小步，用毛巾为我们拍打身上的灰尘，热情激动的笑和心情。火焰熊熊，映红着我们兄弟姊妹，曾经共同被母亲一饭一乳拉扯大的七个亲人的脸，和由此七人而牵涉的人间另外的亲人们。

哦，老妈。按民俗，今夜，我们后人，陪您。煨桑，这烧桑（丧）的火啊，除了燃烧我们的悲伤之外，还有向另一世界的灾难病魔困难，警示：你们，请你们远离这个善良的老人。她的后人多多。哦，叔叔阿姨们，你们好啊，请善待这位勤劳善良慈祥的老人吧。哦，爸，您好啊，我们知道，您早已伫立门前，拄着那只我从武当山为您带回的枣木拐杖，在颤颤巍巍的迎着她……

家人聚坐，柴火可亲。“咕咕”，一声怯怯的鸟鸣，惊醒了我们。好像是一只夜栖的喜鹊，轻轻的从坟前的那棵树，滑向不远处的另一棵树蓬里去。对不起，是我们哔哔啵啵燃烧的柴灰打扰到了它。何况，夜已更深。存者且偷生，逝者长已矣，明天，各人都有各人的日子。或许在母亲的下一个忌日，才能再一次聚齐或有人缺席。心里不禁悲戚。

我向老三递了眼色，他从怀里掏出七个信封。家人亲人们都不解的望着我，是的，都望着我。除过少小离家远在宜宾的大哥外，我应是家里长子。长兄如父。爸和妈走了，而作为老大的我，就不能让这个家散了。我说：“大家听着，我妈临走前，给我交代了一件事。叫我从她后事公亲的礼金中，给三个女子和四个媳妇，各自买个小首饰，留个念想。”稍许怀疑后，她们都默默地接过信封。三弟添油加醋：“我妈还说了，特别感谢几个媳妇对她的照顾。”几个媳妇说：“都是应当的，经管得再好，也没有几个女儿心细。”大哥说：“都别谦虚了，我们虽然离得远，但从一个细节能看出，你们几个兄弟媳妇确实团结和睦”，他继续说：“我们这里的陋习俗，老人只要一入土，媳妇们就要抢着跑回家。可你们妯娌几个，是手拉手一同跨进门的。”是的，很多客人们都看到了这个细节，赞叹说：“老夏家几个后人真是和睦啊”。是的，一同跨进门，我们的日子都好过。她们开始商量买什么首饰。大姐说：“就买妈生前戴得那款耳环吧！”都一致同意。三妹远嫁南方。几年才能回来一次。为了表示对母亲的亏欠，几乎每年母亲生日，她都会给母亲寄来南方甜食和钱。母亲把甜食分给我们吃掉，把钱默默的用手帕包好。然后在三妹回来省亲临走时，把钱偷偷的塞在给三妹准备的绿豆或芝麻里。于是三妹就干脆为母亲买了一对耳环。谁料母亲执意不戴，嫌贵。我们就骗她，说只有两三百元。她才半信半疑地带上。逢人就指着耳环炫耀，却说：“三女儿给买的，三四千元呢！”也行，就买母亲生前戴的那款吧。真有来生，母亲挤在奈何桥边，手里捏着这款耳环，在熙熙攘攘的归客中，与儿女们，凭环相认。临走时，我分明清晰地听见，我的爱人，母亲的大儿媳，在摇着车窗玻璃时说：“妈。两掺面放在冰箱里，别忘了吃。”我假装没有听见，却不由得泪流满面。

母亲得的是癌症。说是肚子有点暮痛，一拍片，就是晚期，医生说八十岁的老人了，不敢手术切除，只能保守治疗。更为残酷的是最多只能弥留三个多月。自始至终，我们都骗着她，说是普通的感冒。她信了。直到最后疼痛难忍，她有所怀疑时，我嗓着泪，背过头去，又接着骗她：“妈，若知道疼，那就快好了，说明您还有健康的知觉。”二弟含泪解释：“那是好的细胞正在吃掉坏的细胞，咋能不疼呢？”母亲居然也信了。她捂着肚子，挤出艰难的笑，说：“吃吧，吃吧，大虫吃小虫，吃了不害腰痛。”

大限的那几天，为了减轻疼痛，我们给她注射安眠药。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是安详离世的。或许，母亲也知道她的真实病情，不想让我们过于伤心，也就假装是被感冒。不过，母亲也骗了我们，中途，她有所好转时，背着我们，回了一趟老家，说是看看一位亲戚，其实，她去了我爸的墓地，为我爸烧了一叠纸钱。当然，更或许，几个媳妇和女子，也知道，买耳环是我们几个儿子的心意，但她们仍积极配合，只是不想说破罢了。

青年说

所谓“大师”

闫群

《辞书》对“大师”的释义，一是指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二是对僧人的尊称。这几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一夜间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多文化大师、艺术大师、书画大师、气功大师、中医大师……总之，“大师”的帽子满天飞，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先来说说书画大师吧。数年前，我曾遇过一个书法绘画艺术团队，以弘扬传统文化艺术为旗号，免费讲学作画收徒弟，那个领队的团长是一个40出头，仪表堂堂的男子，谈吐举止英气逼人，很有气场。最关键是他还身怀绝技。其一，他口才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曹植七步成诗，他却能一步成诗，且妙语连珠。他最擅长用人的姓名作诗赋词，眼到口到，连腹稿都不用打。只要有他在的饭局，主角非他莫属。众人看他引经据典，舌灿金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活动现场高潮迭起，掌声笑声不断。其二，他不仅书法不错，而且独辟蹊径，会悬空书法和用字作画，让绘画和书法水乳交融，完美无瑕。据他介绍，他率领的是一群文化艺术届的精英，个个身手不凡。随行人员，对其毕恭毕敬，开口闭口，皆以“大师”相称。

我们邂逅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出于对“大师”的景仰，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多少也想沾点大师的灵气。到底是大师，在后来接触的一周时间，他除了不断变着花样显示自己和团队的能耐，给观众和嘉宾不时展现这些年他行走江湖的显赫功绩以及与社会各界名流、政要、大腕的合影，同时，他还不失时机，给刚结识的朋友和围观的群众，慷慨地、有选择性的送了一些书法作品。据他的助手说，这些作品价值不菲，赶着大师心情好，不然哪有这等好事？相处几日后，众人都觉得这位大师真是一个“神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从面相学到周易八卦，说得头头是道；从儒家、道家、法家到佛家，样样精通，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令人肃然起敬。

正当我暗自窃喜，庆幸自己撞了大运，遇到才华横溢的“世外高人”时，他的助手和那个花枝招展的女秘书，不失时机，让在座的嘉宾和几位慕名而来的企业家浏览“大师”刚刚出版的一套书集，当场就有不少人一睹为快后慷慨解囊。可我翻阅了一下这套装帧精美的书，感觉基本全是夸夸其谈，沽名钓誉，与“大师”的美誉相差甚远，再看封底的价位每套800余元。刹那间，我如梦初醒，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之前大师费尽心机做了那么多铺垫，终究还是没有逃出“孔方兄”的羁绊。再次验证了那句古语：无利不起早。顿时，大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回家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微信中将这位“大师”拉黑删除。

自从告别这个所谓的“书画大师”后，从此我对“大师”不再盲目崇拜，甚至敬而远之。不料，之后无意间，又遇见了一个“大师”。那是在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身心俱疲，处于人生低谷的时期。那时，他才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正在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与活着的意义，几乎是万念俱灰。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世间除了生死，一切都是闲事”。经人引荐，那天他郑重其事地邀我一起会见一个“算命测字”大师。据说这个大师非常神奇，他通过研究比照古今4000余人的姓名，分析演绎得出结论：人的姓名影响寿命，笔画能测出活多久。关键是测算后如有不祥，还可以通过改名来改变寿数和运数。之后，有知情者又列举了他们亲历的一些关于这位大师的神奇事例予以佐证。推荐者口若悬河，把大师吹的神乎其微，我那位朋友听了，如遇见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恨不得顶礼膜拜。可大师哪是那么容易见到的？要么在家打坐闭关修养，要么云游四方，经过几次登门拜访，大师终于露出庐山真貌。

怀着敬畏和好奇之心，我们终于拜见到了大师。这位大师，身着汉服，其貌不扬，盘发留须，具有出家人的姿态。见他时，他正闭目打坐，捻弄手指，口中念念有词。通过对朋友年龄、属相、姓名的测算，大师神情严肃地告知我的朋友，如果不改这个名字的话，不但不可能高寿，还可能招致劫数和灾难，根源就在于此姓名配置为全阴型，对运道健康皆不利，建议赶紧改。随后，大师提供了两个名字，说任选其一都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寿命远远超过“米寿”“期颐”和“茶寿”，最高可达113岁。测算完毕，在饮茶品茗间，大师竟主动要求给我也测算一下。不出所料，给我所测的和朋友的如出一辙，也是要立即更名，否则会招来不祥。我终于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不禁想起上次那位书画大师的所作所为，便用眼光暗示朋友管好钱袋子，千万别当冤大头。但人在事中迷，朋友俨然已被洗脑，像小品《卖拐》里边那个自愿上当的傻厨师，把大师的话照单全收，并支付了数百元的红包，临走还连连作揖致谢！

说实话，这些年被媒体曝光走下神坛的所谓“大师”举不胜举。从“全能大师”严新、“活神仙”李一到“奇人”张宝胜、“食疗专家”张悟本、“神医”胡万林……哪个不是红极一时，名利双收，最后都又一个个现了原形。那么，这些“神人”为何能轻易俘获成千上万的信众？他们是如何被捧上“神坛”的？我想，这个值得那些处于“迷局”中的人认真思考琢磨。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凡被人信奉为“大师”的人，多少都有点过人之处，也非常精通人情世故，但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试想，这些人如果没几把刷子怎敢走江湖？不过，我相信，无论“大师”演艺如何高超，总会有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作为我们寻常百姓对那些头顶各种光环的所谓“大师”，都不要听之信之，而“提高警惕，洞察秋毫，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惩治“大师迷惑症”的灵丹妙药。只要你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条金科玉律，无论大师如何“魅惑”，你都不会中邪。其次，你要坚信：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唯有自渡，让空虚浮躁的心灵尘埃落定，你才会主宰自己的人生。

陕西当代国画艺术研究院采风团走进平利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莉）近日，陕西当代国画艺术研究院采风团一行14人，走进平利县开展“乡村振兴、春到安康”采风写生活动。书画家们深入走进平利，了解平利文化，创作出一批反映平利自然人文内涵、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书画精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平利，实现以人传地，以地传人的目标。借助书画艺术家的妙笔，为最美乡村注入文化和人文内涵，此次采风活动为平利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

连日来，众多书画家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平利的足迹，先后参观了锦屏社区、蒋家坪茶山，在马盘山、女娲山、琵琶岛、龙头村、桃花溪、长安晒茶小镇、秦楚边关古长城等地，实地感受了平利的发展变化和乡村美景。画家们与平利县文学艺术界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写生现场和书画室对当地书画爱好者进行了一对一、面对面的培训指导。采风团还为平利县捐赠首批写生书画作品30余幅，该研究院与平利县文联签订了“画说平利”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共同助推平利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三秦书月·书香旬阳”全民阅读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晓红）4月22日，旬阳县第十二届“三秦书月·书香旬阳”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暨“阅百年历程 传精神力量”红色经典朗诵比赛在白柳镇中心学校举办，拉开了全县2021年全民阅读活动序幕。

读红色经典，做强国少年。活动在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序幕，《读中国》《少年中国说》《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英雄赞》《诵中华经典，做博学少年》等10余个红色经典朗诵节目，或激情澎湃、气势昂扬，或温柔婉约、深情款款，孩子们个个声情并茂，自信满满，无一不抒发对党、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和赞美之情。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2名。

启动仪式上，该县图书馆向白柳镇中心学校捐赠少儿类图书120册，并将流动图书车开进校园开展党史图书流动展读，让师生从阅读党史中汲取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市政园林处组织“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任雪姣）“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读古今书”，第26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4月21日，市政园林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暨读书心得分享会，引导干部职工养成读书习惯，培养大家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

世界读书日，读书读世界。此次活动是继“书香伴市政，党史践初心”主题党日活动之后，该处开展的又一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旨在让读书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在全处范围内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进一步提升全处干部职工的文明素质及文化品位，营造全员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机关干部职工根据个人爱好和需求，择书而读，大家在知识的海洋中静心品读、认真揣摩，从书中汲取知识、抒发情感，不时互相交流读书心得。

阅读离不开优质的好书，为使读书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结合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处党总支为每位党员配发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党史书籍，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同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据悉，本次读书系列活动还将通过集中组织学习，党员交流心得，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组织考试检验等多种形式，让活动真正入脑入心。近年来，该处着重加强学习型单位建设，拓展大家的视野和阅读兴趣；推荐好书，为大家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不断用行动践行着“时时可看、处处可学、人人可享”的学习理念。

文讯